



後漢書



伊 8
1.235
46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

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為業

太傅禹之宗也父

邯中興初呂功封鄆侯

鄆音莫庚反

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

卒讓國與異母弟荆鳳

本或無荆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

府

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綬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各南陽號曰五伯

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

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曰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

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

四年呂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呂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胾

胾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胾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胾重之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呂八月旦奉羊酒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和帝即位呂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



所購以贈



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
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已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已
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
弔臨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

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

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已為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

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其哀

之父歆初已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皇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高義與

後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為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于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

汲令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已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

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已江有子胥之神

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為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

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

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

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

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

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

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

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糲音儂糲也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記曰閏當從行

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

自長史已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

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已太尉

兼衛尉留守

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關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

聞車駕當進幸江陵已為不

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

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

鄧太后已殤帝初育也

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

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

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

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祖落四海過密八

音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已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

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

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已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

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已寇賊雨水策免防勤而

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

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

鄧太后母陰氏

皇太后車

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

後行清室而後御

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離宮不宿所已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

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

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已助郡

國稟假

稟給也假貸也

詔許之五年已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

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銓人也

銓故城今亳州臨煥縣也

祖父宣為講學大夫已易教授

王莽

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國由為講易祭酒宜為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

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

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已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已悟

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

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賈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

者所已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已意

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

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以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術浸已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太史公曰夏之

學所先臣已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已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謂

皆正已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

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

即位已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已災異寇賊策免就

國凡三公已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自相攻伐也

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為司徒延平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叛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蝨賊

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

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鄭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

尚書建初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其死刑而降

宥之貫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呂為比是時遂定其議呂為輕侮法敏駁議

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

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

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

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呂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

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呂導在醜不爭之義導

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寢呂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

呂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

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呂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

先論生臣愚呂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

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

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

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

後漢四十四

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位在位奉法
而已視事三歲呂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
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於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

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吐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吐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

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

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曰白雄遂

舉孝廉既到京師試曰章奏安帝曰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

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績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輒優

之持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辦護也旬月拜尚書

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

議欲探籌曰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曰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

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

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倪天必有異表倪音苦見反說文曰倪譬

之妹文王聞大妣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警天之有女弟故求為之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曰年年均曰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曰德德鈞以下也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曰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曰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曰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曰兼覽博照為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

臣曰獻可替否為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

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於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

薪

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新采者謀之也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訪於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必順於典刑訪於

考老而後行之是曰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已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

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

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語詞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甘奇

顯用年垂疆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議大夫往說越

大化禮記曰四十疆而仕

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

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已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已一

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厭厭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已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採厥衷敢言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

惟陛下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

已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爵已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已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

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言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已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

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蹟窮理六

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

而不可犯以非義也

忠

忠

忠

忠

忠

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密勿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
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
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
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爲太尉錄尚書事已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
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孫朗坐
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侯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出

穰縣芳菊被漚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至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繼母在堂朝夕

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

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

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及其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

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已

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

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

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

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

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已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可原駁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駮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書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杰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絃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已圖存者仕子之

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也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

犯俗也紆曲也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則失身也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

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

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全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

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已宴安為戒豈數公

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

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橈凶也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書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平

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官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

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

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從事瞿然而止瞿音九具反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察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

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

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

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曰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曰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曰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曰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詐亦詐也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曰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曰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

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已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抑心更

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曰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

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鄭據河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

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皆其賓

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

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已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

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交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

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已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已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

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已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已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

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已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已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

者也宜審其終已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已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已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已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

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

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

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人不得已而去於斯一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

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許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

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

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曰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自天子及大

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

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曰尹睦為太

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

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

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

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

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子彭字伯

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

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

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

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曰豫議定策封

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曰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曰累世

十六有子十二人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呂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呂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呂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云以珠砂畫之也珠與朱司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王曰含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呂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

表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呂逢隗世宰相家推崇呂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呂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為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

阿權貴失鄧氏自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竝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

鄧太后詔馳騎呂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其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音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呂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臣眼目

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

書曰陳遵憑几口占書吏是也

謂奏報論死也

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謂為尚書郎

敞罪而隱其死，已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

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焉。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

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首瘦，為其垂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宜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

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綰經扶柩，冒犯寒

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

居處側陋，已耕學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已德

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犇、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為厲。

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已母老不

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

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曰：「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

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

巾，觀戶於板牀之上，以五百擊為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

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

官，已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

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

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

為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後漢四十五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

與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

功曹封觀等七人呂身扞刃皆死於陳謙呂得免詔祕等門閭號

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封觀者有

志節當舉孝廉呂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歎曰我多陰謀

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邴吉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辰

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邴獄吉問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

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

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后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

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為關內侯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

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

仁心足呂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為趙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息聚徒百

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置五經師酺以

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呂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呂嚴

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後及肅宗即位擢酺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

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呂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上疏

辭曰臣愚已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

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
 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
 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已
 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今賜莊三十萬
 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
 殺盜徒者酺輒案之已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
 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
 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已
 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前反廣蒼曰聲之幽也
 郡守呂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表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二世死節

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酺

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

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鮪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于酺與酺相

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

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

人足已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

平驕稱卿意已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

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

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已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竇愚憊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憊愚呂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已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按鄧夫人即穰侯鄧豐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婿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者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獻之於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今議於何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

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已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曰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已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已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

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紀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偃僂勿露所敕偃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

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已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酺本已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已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已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已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救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已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為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已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顏當之後也顏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已孝友稱及

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

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

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按驗吏

已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

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已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已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

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可淬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儀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

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曰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曰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曰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曰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贖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昌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曰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曰為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

奮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趙王良孫商之相也稜孫演順帝時為

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

黨抵罪曰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為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

罪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

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

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齟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

大恩已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倉卒而死也冀曰區區腐身覺

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

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

餘復呂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呂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孝友之行著

於閨門清麗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蘊匱也廣匱也三墳之篇

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義神農皇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顯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

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

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呂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棲遲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其宴會

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

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

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

誅景呂故吏免官禁錮朝廷呂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

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呂下免者五十

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

莫不稱之視事二年呂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

年薨呂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陵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遷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荅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

甘陵相陵

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

忠子暉前

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

單盡也

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

帝幙稜榮事君志同鸚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鸚之逐鳥雀也

袁長傳列傳第三十五

馬氏書同前

後漢書四十五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後漢書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

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

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

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

為副彭在別屯而輒曰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

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

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

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

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

法不合罪

有衣之戰曰餘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

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

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

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

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

君子不逆詐

論語孔子之言

君王法天刑不可已委曲生意

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

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

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呂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

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呂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

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

澤臣呂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呂全人

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

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呂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呂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顯爵土

呂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石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

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

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

禎亦已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儷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
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
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
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
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呂明法律斷獄平起自
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
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
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
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呂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
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

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滯不

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

談為證焉

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言人雖散犯法

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

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往

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已

議物捨狀呂貪情

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已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

此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

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浚音尸交反

曾祖父咸成哀間呂律

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

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竝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竝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已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

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巨不肯視事為高寵

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

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寵以生輕重也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巨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巨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巨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

堯著典肯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肯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

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眾獄勿誤也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巨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巨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巨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筭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

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

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

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呂濟羣生全廣至

德呂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鉛鑽

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鉛持也說文曰鉛鐵錘也其炎反錘音解妖惡之禁除文

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

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呂為斷獄不盡

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呂其言下公

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

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則陰陽時令曰諸生蕩

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二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天呂為正周呂為春春正

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呂為正殷呂為

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鷹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

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呂為正夏呂為春十二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

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三微成著呂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呂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

而未著其色皆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

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

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

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周呂天元殷呂地元夏呂人元若呂此時行刑則

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

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

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若呂降威怒不可謂寧若

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

呂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呂為殷周斷獄不呂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呂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呂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

實爭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

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聖功

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按竇后紀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

尚書帝呂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呂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呂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

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

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呂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

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在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

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呂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

王蒼孫敞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之相也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南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校得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南侯故或稱南侯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南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呂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南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係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呂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呂易萬人視聽呂致刑錯之美傳之無窮未及

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呂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呂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呂兩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呂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己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南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二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呂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牴刑也音奇敗反作室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牴驟牛也驟音猶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

更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

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臣為臨政之初

宜徵聘賢才自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

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

卿百僚各上封事忠臣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姬姬昌走出高帝逐得

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盜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

善更置酒北宮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耐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

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

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

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呂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為諸

母老周流備貨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

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

之餉餞不受順帝徵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

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後漢四十六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憊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論

呂諷文多故不載摺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呂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

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呂為

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工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篴也是呂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

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呂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救不善之人也

蓋所呂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呂來盜賊連發攻亭

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

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

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呂來莫呂為憂州郡

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呂盜賊為負雖有發

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踟躕比伍轉相賦歛

說文曰躑小步也言踟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呂盜發之家不敢申告

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迫也或出私財呂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

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源宜糺增舊科呂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

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傲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

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呂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

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呂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

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

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呂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

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尚書孟布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

禮之制

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

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前書音義曰告寧休

謂之名古曰告凶曰寧古者各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

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

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

十五日是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

曰赴公難退而致位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

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

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

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蓼莪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罍盡也瓶小而盡罍大而盈

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

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建武

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

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

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

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曰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曰

及人之老幼吾幼曰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

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

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

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

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

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

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已為負丑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仇注云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

漏河也徐岱之濱海水益溢兗豫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

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阻東杼柚將空

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

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

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

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儲積也時具也老

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

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

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

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媯受毆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媯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街之後媯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媯死也臣願明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諧崇

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自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為然而憐之

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侯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

傳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帝成

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

書而災責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臣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臣

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

乃升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臣來其漸久矣臣忠誠心常獨不安是故

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臣謬平典

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且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臣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

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災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

即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徒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受不知所出有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

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貢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

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臣禮其九卿有疾使者

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選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

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

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欲與忠父寵共奏

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臣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

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諡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
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
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
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
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
當世曰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
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
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齒躬斷曰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程

程品式也謂疆盜發貶黜
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

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
羊豉反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後漢書四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

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

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

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研間乎傳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

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

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

今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

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鄯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

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

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

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

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

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

百餘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

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

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

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

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

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

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菽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菽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

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已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

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已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

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已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龜茲固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

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已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

不聽欲示已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已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

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已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已刀自剄超還

至于寘王侯已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

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鳥孫也

後漢四十七

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

七百級超欲因此匡平諸國匡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

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

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鄯支單于侍子為鄯支所殺張騫武帝

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鈔刀一

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今鈔刀為銛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

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代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

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

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已是效之則葱嶺可

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

為其國王已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已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

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

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

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

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見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

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已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呂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

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

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擊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呂徐幹為軍司馬

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帛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北莫名

彌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

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

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

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

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入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呂

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今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與啖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及者呂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

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已歸其

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

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

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

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

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引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

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已賂龜

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已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

皆降乃引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

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
呂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
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
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此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
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
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
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
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

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巨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
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
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
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
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
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
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
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且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

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

蠲宿恥且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

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

自且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一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

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

自且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各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

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甲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甲

也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

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已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

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

冀立微功且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已一身轉側絕域

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

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

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

力且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

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

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黠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

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

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已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旬乞也

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

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

仁也於是收而養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已綏四方詩大雅

之事見史記也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主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已壯

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

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

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

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

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

雄嗣初超被徵已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

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已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

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已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

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

我呂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已罪

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
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
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
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
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勇爲軍司馬與兄雄
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
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
堂會議先是公卿多言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

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言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言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
忿毒遂言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

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

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關如虓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

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
租高其價直嚴言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
前所言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
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
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言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
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呂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呂招附其心愚呂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蔡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呂棄西域者呂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呂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呂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呂扞撫西域設長史呂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呂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呂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贈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呂繫諸國內向之心呂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呂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
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呂勇為西域
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呂鄯善歸
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呂恩信白英乃率
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
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
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
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呂報其
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

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呂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
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
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開遣司馬
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
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呂
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謹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
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

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
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富勇
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
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
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
得解會徵尚還曰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
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曰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
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
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
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
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
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曰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

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

迎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

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為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

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

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

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竝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

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

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

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曰

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曰大司

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申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

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

後漢四十七
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與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已塗奴

接其家屬有勞輒授己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己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己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

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

謹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

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言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

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

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

去收孥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

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

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已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

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已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
拷究濫家屬徙邊加已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
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

重居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

將治亳殷人各背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土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溼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畱念省察已濟元

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

校書郎班固等難倫已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亾四海故

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已介麟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

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麟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衣裳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

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已為不舍則有

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甯量時置官也今伊吾之役樓

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

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

賈逵等已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貴

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

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已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

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

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

太子母弟直稱君子者甚之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開其明

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莠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

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亾國

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

曰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慶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

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賓客也鑒念

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

書誹謗縣音懸廖曰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侯

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

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

詔貫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年徵拜郎中曰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

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

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

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詭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四世傳詩酺好

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曰報舅讐當徙日南亾於長安為卜相

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任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

大夫六百石曰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曰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

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

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曰才智為中官所

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

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

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

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

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曰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母雷同左傳曰君履

后土而戴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

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

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

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不曰執尊威廣曰致斯

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曰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曰

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

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訾訾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翁翁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

稱職爾雅曰翁翁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徒反訾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春秋保乾

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君之權柄外老子稱國之

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

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

文帝愛白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白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

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

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

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

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

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郵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

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亾國所已失之鑒觀興王

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

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黼

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黼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黼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二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

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宜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黼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黼前與河南張指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郡翟醜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醜繫後漢四十一著援神鉤命解詰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考經緯篇名也詰音古

初醜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

醜之此言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而孝宣論六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言也

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

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

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

太學太尉趙熹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頽

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醜免後遂起

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醜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

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

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亭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實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

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

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

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

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

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

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

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生子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

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

據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

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

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

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

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

堪將帥四府解見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皇后紀

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曰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

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燹爛以刷國

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曰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

桓帝有建立之議奉曰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

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漢立飛

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帝

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追愍屈原因

曰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世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滎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

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

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幕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曰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

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

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

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曰

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遼

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

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

臣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
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已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
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
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已爲可募隴西羌胡
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
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
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
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
却郡內已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
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

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
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已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
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已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已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
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書曰刑罰
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
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
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
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 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
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後漢四十八

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

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

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于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辭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

義勇顧無慮耳

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樂布傳贊也

夫刑罰威獄曰類天之震耀殺

戮也溫慈和惠曰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曰鄭大夫游士口之語

是故春一草枯則

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

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

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義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曰情原

心定罪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

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曰生也敗法

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

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

疑明是非

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

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二十二事動曰經對言之詳

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曰來莫或茲酷

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

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

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

復音復重音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曰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

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曰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事文章

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

繫音烏衣反緊猶是也

心焉憤邑聊曰藉手

藉音目夜反

昔鄭人曰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

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

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

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

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

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舉之以特牲革置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燕石也與瓦質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

彌謹旃之也縹音襲緹赤色縹也楚辭曰襲英衣兮緹縹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

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曰代置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

不代置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

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

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

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

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

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

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

中漢輯序撰風俗通曰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

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

鄴弟子瑒瑒並曰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瑒志

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

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豐江夏太守豐生郡武陵太守

空掾珣子瑒曹

操辟為丞相掾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曰為安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弑君而不罪趙盾曰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

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

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

後漢四十八

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已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

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

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

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

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

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

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已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

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

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

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

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

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曰罪刑明

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詢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

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

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

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承為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商高諳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

守性明達篤厚能曰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白

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

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曰下莫敢違悟請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

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

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

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畱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
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
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巨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巨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
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豈易知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
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
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拜五
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
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問延延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曰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
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媾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吝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
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已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武帝與幸
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
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出入承巷以姦聞被誅
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曰事多放濫物情生怨
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安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曰非所行則

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

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

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曰賤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

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

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

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並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

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

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對曰臣身

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曰相威臨璆到州舉

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曰彰暴其事又奏五郡

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

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曰

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

化行獻帝遷許曰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曰上公

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實楚人也好學明經京師時為光祿大夫

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召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術不敢逼術死軍

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璆素以來天子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璆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璆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故杜吳殺莽不知取璆公賓

就斬莽首并取璆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璆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

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璆袁術有僭

及石周

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曰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璠資謫數取通而終之曰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足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

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濱翟璠詐懿霍諝請舅延能計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終後漢書四十八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

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

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曰數

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曰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

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

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

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肅宗

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

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曰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曰譏當時失得不

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許攻也譏責也足曰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曰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

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答蘇謨曰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

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故明

主不敢曰私授忠臣不敢曰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曰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 曰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

無咎乎夫五世之臣曰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曰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曰諂媚主不思順天專

杖殺伐白起蒙恬秦曰為功天曰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息夫董賢主曰為忠天曰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

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 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 易繫辭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

其鑒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誦讙於道前人曰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誅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曰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曰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已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已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同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曰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

以衣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游手為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

然可則劬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

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曰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

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

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

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

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

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曰斷其邪故易美節曰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象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

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

恣也七月詩函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

欺或曰謀姦合任為業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或曰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

作九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

之具曰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詩陳風也

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

織其蠶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曰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

之家懷憂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

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亾而不知巫所

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曰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

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曰易

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革烏韋帶而今

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

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

作水統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粗之殊皆

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箱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

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瑋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

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窮極

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

軒衣車駢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竝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

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讓者命於

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今雖不能復古宜令

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曰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

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下不及泉上不

泄臭中世曰後轉用楸梓槐栢柁檟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

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

章之木櫟音乃巨反見坤蒼爾雅曰櫟櫟音而注反櫟似榲櫟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

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

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

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

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

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明帝葬洛南皆不

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

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梗柁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

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周畢

子非不孝曰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

晉靈公多賦曰雕牆春秋曰為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

樂舉厚葬文公君子曰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於惡也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天子過天

道其日久矣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

實貢篇曰國曰賢興曰諂衰君曰忠安曰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

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御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曰

大漢之廣士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

多疇是曰朋黨用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

行但虛造聲譽矣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

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

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

為先後由也為禦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亾秦光武得士

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曰石洗金曰鹽

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攻玉今之濯錦曰魚浣布曰灰夫物固有曰賤理貴

曰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曰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曰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

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曰為國者曰有民也民之所曰為民者曰有穀

也穀之所曰豐植者曰有民功也功之所曰能建者曰日力也化

國之日舒曰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曰短故其民

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

日於甘泉義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

郭璞注曰義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十九乃上闔下

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月一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

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

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已堯勅羲和欽若昊

天敬受民時明帝時公車已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

而復拘已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

而令長已神自畜難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

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今為晡字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

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已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

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

已行昧不撓故無恩於吏行昧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

之吏已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已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

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

縣已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已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

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已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已一民

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

復不能察而當延已日月貧弱者無已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

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

不被坐此小民所已易侵苦而天下所已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

痛致災但已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

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

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已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

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

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
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
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曰明之哉夫謹赦之人身不蹈非
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
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
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
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曰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
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
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
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
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
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

罪汝反脫之

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

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

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
曰成大化非曰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
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
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散誕得之財奉曰諂諛之辭曰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
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
宜數肆眚曰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曰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
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
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

于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曰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曰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曰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曰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曰為凡遊帝王者欲曰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曰自娛欲卜居清曠曰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曰代步涉之難使令足曰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勞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曰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曰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踟躕猶脚躑也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

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曰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亾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蟬蟠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鏡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

後漢四十九

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霄摩天赤氣也在笏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

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

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

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

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

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

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言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

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

足繼西京董賈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

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

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

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

成蔚與鬱古字通而己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

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

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

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己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己喻其澤周

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

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也乃奔其私嗜騁

其邪欲君臣淫上下同惡左傳世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宜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

耳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晏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亾人物澶漫

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

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

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

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亾呂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

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

呂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呂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呂來相與

同為編戶齊民而呂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

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

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

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

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

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

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

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呂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

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

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

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毛長注云踟曲也踏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

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已修潔為諱惡設智巧已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狼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已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亾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已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某時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亾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任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二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

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已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已士民之命假之已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已盈其欲報蒸骨血已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

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呂柄假之呂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
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
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
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
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文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爲伍前書曰五家爲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
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幃
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濶蓋分田無限
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
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
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

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呂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

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

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呂

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

足呂懲惡則假臧貨呂成罪託疾病呂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

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

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呂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

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

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一陰陰卦一陰而二

陽陽為君
陰為臣

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
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
分人立政曰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
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
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曰相數閱審什伍曰相連持周禮曰凡
在版者注
限夫田曰斷并兼定五刑曰救死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
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
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
益君長曰興政理急農桑曰豐委積去末作曰一
本業敦教學曰移情性表德行曰勵風俗覈才藝曰叙官宜簡精
悍曰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狗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曰存守戰嚴禁令曰防僭
差信賞罰曰驗懲勸糾游戲曰杜姦邪察苛刻曰絕煩暴審此十
六者曰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
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
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
人也曰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曰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
老充此制曰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
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曰
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也
拱執也押
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曰無為事之曰無
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
為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
均是一法制也或曰之化或曰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

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并
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

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曰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曰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曰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曰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廩曰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曰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繫謂自拘束而繫其身者即隱達之人也曰廉舉而曰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夫選用曰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曰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穿曰待天下之君子也穿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

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莘莘與殍同音皮表反一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雖然猶當限曰大家

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

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

呂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

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

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

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呂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

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

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竝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

然也反呂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

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

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呂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

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倚有怠慢禮丞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

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

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

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

大臣有罪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控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議上上深納

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

自此呂來遂呂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

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

假后黨呂權數世而不行益親疎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

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

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呂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

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

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呂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

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

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呂

為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鷄居而穀飲言鷄

紆險鳥無常居穀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

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呂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何呂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

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回沈猶攜互不齊一也沈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

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

也

此其分波而共源白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獻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

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故葛屨屨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屨皮履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賒

玄注云葛屨賤皮履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賒

厚下呂尾大陵弱

疎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大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罰呂苛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呂明乎國風周秦末軌

所呂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呂繁簡唯時寬猛相濟

刑書鑄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

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政唯有德者能呂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

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呂徵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買季對鄆舒曰趙衰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

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

靜者呂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呂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

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

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呂舟無推陸之分

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不限局呂疑遠不拘玄呂妨素則化樞各管

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

失祥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漢書卷四十九

非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終



後漢書四十九

